

(微小说)

神药

◇文/田福

早晨出门,黄海觉得脖子后面有个地方痒。来到门口,他媳妇在身后说,中午早点回来。黄海停住脚步,头没回。媳妇接着说,今天立秋了。黄海说,立秋还有啥说道吗?媳妇说,吃饺子。

黄海是村里的“一肩挑”,可谓忙人。这不,刚到村部,县电视台的记者就来了。黄海说,你们起得真早,都赶了这么远的路。记者苦笑说,您是大忙人,我们不起早就找不到您了。黄海说,今天你们要采访什么呢?记者赶紧摆弄那拍视频的家伙说,咱们村是全县廉政建设样板村——黄海突然感到脖子后一阵巨痒,他不由得皱了下眉头。

打发记者走后,黄海就赶紧捂着脖子,来到了村部门口的医务室。见朱村医正在给本村村民柴虎把脉,不知为什么,他的心里“突突儿”跳了两下。柴虎笑着先搭话,黄村你的脖子咋了?黄海吁了口气,怕是火疖子吧?就见朱村医眯了眼,说,上火了,没事儿。黄海说,你们当医生的整天把没事挂在嘴上,可不知这里有多难受。接着瞅柴虎,你咋啦?可没等柴虎张口就听朱村医说,不该问的你别问。这也是纪律。黄海心说,哈,你把那句话用到这儿啦。黄海发现,朱村医跟柴虎神秘兮兮的。再说,柴虎走也没拿药啊。柴虎不像是来看病的。

柴虎走后,朱村医给他看脖子,黄海就有点心猿意马的了。朱村医却认真得很,你这是一股火,等火泄了就啥事没有了。黄海问,那得啥时候泄,咋泄呢?朱村医说,那就得看你自觉不自觉了。黄海的心就跳得更厉害了,长个火疖子怎么还扯到那上头了?朱村医说,我说的是忌口,不该吃的别吃,吃的别贪——黄海说你让我扎上脖颈吧。

黄海回到家,总感觉朱村医话里有话。由于心里装着事,中午的饺子也没吃几个。他媳妇说,你在外头遇到了相好的,还是做错了事?看你失魂落魄的。媳妇一说他就更来气,瞎想啥呢,是脖子疼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媳妇说看把你虚惊的,一个小火疖子能要命啊。黄海说明天你长一个看看。媳妇话就软了下来,你还是到县医院去看看吧,别让那个朱村医给耽误了。黄海说,朱村医说他有神药,他媳妇说那咋还疼得呲牙咧嘴的?黄海说药还没用呢,他媳妇说,难道是等疖子好了治疔用的?你赶紧去,让他把药给你敷上。

黄海觉得媳妇说得有道理,就又来朱村医。走到医务室门口,正遇见柴虎躲躲闪闪地往外走。柴虎竟诡异地冲他笑了一下。

进屋后,黄海又问村医柴虎究竟得了啥病?这回朱村医有点不耐烦,你是来看火疖子,还是调查柴虎得啥病的?这让黄海有些下不来台,我就随便问一句,值当你这样吗。不告诉也就算了。朱村医就笑了,黄村,这个还真不能告诉你,有本事你自己猜吧。黄海很尴尬。

看过黄海的脖子,朱村医告诉他,涂抹神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黄海就把他媳妇那句话说了。朱村医笑了,结了疤再涂药有屁用,我是等疖子熟透了,放了脓后。我的神药涂上后永远不会再复发。

黄海最上心的还是柴虎。柴虎没病频频来医务室干啥?更奇怪的是,黄海越这么想,他的脖子就越痛了。以致痛得夜里睡不着,第二天发现,大火疖子旁又出了一大群小崽。痛得黄海脑袋木木的,村委会都不能去了。就在家猫着,还不能躺,躺着就更疼。

夜里他实在熬不住了,爬上了离村不远的山岗。眼前是一大片玉米地。就是这块玉米地,黄海统计上报时,给柴虎多报了10亩地,按照去年补贴标准10亩地得补贴款1000元,柴虎当场往他微信里打了500元,自己多得500元。玉米补贴是政府付钱,村委会负责核准报送数字。过后黄海很后悔,你这是干了啥事啊,还有脸在记者面前谈廉洁呢。但已经做了覆水难收。记住今后别再做就是了。

可他接下来发现远远没那么简单。柴虎一定是把这事跟朱村医说了,朱村医要整他。对啦,朱村医的另一个角色是村监察委主任。

这天傍晚,黄海召开村两委班子、村民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。特约了柴虎参加。会上他痛心疾首地作了自我批评,并当场拿出500元,说要放在村史展览的橱窗里,以做警示。把柴虎给的钱退了,柴虎的玉米补贴当然恢复到原来的亩数。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,黄海却头冒汗,脸发热,这多不光彩啊。他偷偷瞅了眼坐在杵晃,似是打瞌睡的朱村医,心说你可别装了。但又一想,朱村医是为他好啊。

他又想起了脖子上的火疖子,竟感觉不咋疼了。

散会后黄海当然不能马上走,他得协助女主任把会场遗弃的烟头、碎纸屑收拾一下。这已经是他的习惯。当他走出发现医务室里还亮着灯,他想脖子是不是脓包熟透了要破,到了该涂抹神药的时候了。可他刚要迈腿,里边传出朱村医跟柴虎的对话。

昨夜夜里我媳妇好个表扬我。
这么说我的药管事儿了。
我这病你可得替我保密。
放心好了,连咱们黄村我都守口如瓶。
你说,黄村今晚这是唱的哪一出儿啊?
你懂什么,他这叫自我疗愈。
你是说,他不用你的神药了?
嘿嘿,我实话告诉你,他那火疖子根本就用不着敷药。

我在老屋出生,在那里整整生活了十三年。

老屋非常高,光是露出地面的基础石足有一米高,进出老屋须登五层台阶,台阶是用当地山里的马牙子石砌成,台阶的棱角已经磨得非常光滑,只有阶面防滑的条纹还算清晰,足见老屋年代的久远。

老屋的窗子古老,是木制的网格状窗棂,两侧各有一扇耳窗,中间还有一扇顶窗,可以自由开启,俗称“呱嗒嘴子”窗。窗子平时用草纸裱糊,只有过年时才能换一茬“昂贵”的白纸。

老屋的炕是回洞子炕,即烟火从灶膛进入炕洞后,经炕梢处返回,循环至炕头底部,再从位于那里的烟道出烟。回洞子炕的好处是能够充分利用燃料的热能,使炕头炕梢温度基本保持均衡。

1976年夏末的一个凌晨,一阵剧烈的抖动伴着沉闷的轰鸣把我从睡梦中惊醒,姥爷惊呼“地动了!地动了!”

当时对于什么是地动,我并没有一点儿概念,凭空觉得是一场灾难的降临,只是在慌乱中穿上衣服,跟着姥姥和姨姨拼命往屋外跑,当时整个村子已是鸡犬嘈杂,人声鼎沸。我们在恐惧中稍稍镇定后才发现,姥爷还没出来,回屋看时,姥爷还安然躺在被窝里,非常淡定地说:“怕啥,这房子结实,一窝纤(松木),四梁八柱,墙倒屋不塌。”

从那次地震后,我才开始留意这栋老屋的建筑结构,老屋共五间,应该是典型的“六梁十二柱”。由于柱子埋在墙体里,只能从堂屋看到屋顶的结构:整个屋顶由柁(梁)、檩子(椽)、椽子、荆芭组合而成。梁和椽是支撑整个屋顶的主体,“栋梁之才”便出自于此。而檩子的作用一是均衡椽子的受力,二是拱托上面的荆芭。荆芭用柳条编成,呈席子状,上面覆上黄泥,农村俗称上芭泥,芭泥一上,便意味着一栋房屋的主体竣工。

梦里梦外

◇文/赵广贤

妈妈——
凌晨两点,小儿的一声轻唤,让我迅速从一场梦里抽身。

陪小儿去卫生间。窗外,灯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来的光,昏黄而迷茫,却无比真实地洒进来。刚刚热火朝天的梦境亦无比真实而清晰。

深夜,在老家的院子里,正在上演一部心惊肉跳的恐怖片。正在屋中熟睡的我,被外面的摩托车声惊醒。径直进入院子的两个骑摩托车的人面目可憎,态度骄横。以一种盛气凌人之势要从我家拿走一些东西,甚至有威胁生命之虞。我与妈妈一边与他们周旋,一边与爸爸联系,求助……

绵延的梦境似乎没有尽头,绝望与恐惧没有尽头。

我相信,当我整个人愚钝地沉浸在梦境中,与无谓的恐惧做着绝望争斗的那一刻,梦境于我,是绝对对真实的。它真实的利器光泽让人来不及怀疑,来不及逃脱。甚至,根本想不到要出逃,要撤离。

从小就青眯睡眠的我,无数时光还给了梦境。

一个个清晰,甚至模糊的梦境给了我另一种生命体验。

最早的梦是一个个硕大的网,它们长着翅膀,带着鸣叫扑过来,扑向那个不知道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的小姑娘。似乎,她的整个童年,一直在走近并逃离一个硕大的蛛网。被粘住,是宿命,奋力逃离同样是宿命。那时不懂做梦与大脑休息的优劣程度有关。学生期间,仍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梦境之中。与好朋友分享梦中情节,成了一大乐事。梦境极大程度地弥补了生活的单调,色彩的单一,想象力的缺失。以至于,我的好友一度以为我所叙述的梦境实际上是我天马行空的想象,或者是我擅长编故事能力的初步显现。

梦境曾经因给了我现实中领略不到的美感而经年不忘。

一片旷野,因月光的铺洒而变得清寂孤美,淡淡的蓝调更为那种美罩上一层神秘与恍然。犹为不可思议的是,在那样的月光之下,在那样的旷野之上,一株株桂树破土而出,瞬间长大。一朵朵洁白的桂花也从无到有,慢慢含苞,直至绽放……

那种美,惊心动魄,难以忘怀,不忍忘怀。

从梦里延伸到梦外,我把它认作生命中黑夜的馈赠,一次次重温,一次次感动。

波兰作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在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里,借玛尔塔之口,对梦有过一段惊人的描述:这些人全都睡着了,陷入了一种实验性的死亡,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城市、乡村……他们有画面,但他们没有自己。

是啊,一旦进入睡眠,便丢失了真实的自己,哪怕身处纷繁的梦境之中,亦或无梦。睡眠中的人,都找不到自己。

我曾陷入睡眠。可怕的睡眠。醒了都找不到自己的睡眠。

这种睡眠来自于人类对疾病的疗愈和操控,来自于药物对神经的麻醉。

在手术室无影灯的照耀下,我大口吸入一种麻醉剂。记忆只停留在第一口吸入之时。然后,我便沉入无底的深渊,深不可测的未来。

明明说好的半小时,却凭空多出

两个小时。

两个半小时的时间,在我的感知中,只是一瞬。一个来不及做梦的一瞬。

事后,以至几年后。我一直不敢寻找那段丢失的时间,因为,我知道,即使寻找,也会寻而不得。

那两个半小时被命运偷走,被神收藏。

从此,我的生命有了残缺。它残缺成一弯弦月,薄而锋利,有光超度不了的黑。

人生如梦。梦里,万水千山;梦外,沧海桑田。
一个世界嘎然而止,另一个世界铁马冰河……

当我被小儿从梦境中唤醒,我奇异于自己在梦境里的全然投入,奇异于回归现实后对一秒钟前还热气腾腾的梦境的全然抛离。这中间,似一念,又恍若千年。

佛经云,一切有为法,如梦泡影。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。

果真如此,“人生如梦”便不仅是世人的一声慨叹了。梦里梦外,我们得用多少真实的心思与经历,去为“虚幻”命名……

(小小说)

小粉匠的烦恼

◇文/刘玉国

小粉匠姓张,因身怀祖传手工制作粉条的技艺,人称小粉匠。小粉匠个头不高,生的五官端正,可三代单传的他,由于家境贫困,而立之年终于有女嫁娘。不如意的是,婆娘接二连三地给他生了四个女娃儿。

小粉匠时常酒后喃喃自语,我这辈儿咋就断了香火呢?婆娘虽然自之有愧,但嘴上不饶人,敞开大嗓门吼道:“我当初不顾爹妈拦阻,不图你会点破手艺,谁嫁你?再说了,你种豆角咋能长出倭瓜!”听到婆娘数落,小粉匠头埋裤裆,大气不敢喘一声。

小粉匠住的地方盛产土豆,经他手做出的土豆粉晶莹剔透,耐炖爽口,堪称一绝。他手工制作的土豆粉条,价高抢手,让他赚得钵满盆满,成为致富带头人。同时,他申报的“传统手工制作粉条技艺”,不仅被认定是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他还被授予传承人。

小粉匠的手艺让人红了眼。一天,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突然找上门来,声称用户举报他制作的粉条卫生有问题,还拿着一袋包装内有老鼠粪便的粉条。证据确凿,百口难辩,小粉匠只好停产听候处置。小粉匠制作的粉条卫生不合格的消息不翼而飞,顿时起了轩然大波,客户退订单,记者打电话……

小粉匠的粉坊停产了,给他干活的人一下子猫起了冬儿,也没钱可赚了,都骂:“这是哪个缺德的干得坏事,有了孩子也得缺心眼!”小粉匠也觉得蹊跷,但揣摩不透究竟是什么人干的?

半月有余,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忽然打电话通知小粉匠恢复生产,还道出了其中真相。原来,在小粉匠家干活的小谷,看他开粉坊挣了大钱,既羡慕又嫉妒,去他家干活是假,想学手艺是真,没成想小粉匠守口如瓶。没有学到艺的他,于是就导演了一出背后捅刀子的恶作剧。

小谷导演的恶作剧给小粉匠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。有人让小粉匠找律师状告他赔偿损失。小粉匠摇摇头说道:“常言道:‘大人不计小人过,宰相肚里撑大船’,小谷想发财是好事啊!”

小粉匠越是宽宏大量,越是不计较,小谷心中越是惶恐不安,总是感觉有人在指责他,戳他脊梁骨,骂他心术不正。他无论走到哪儿,村里的人们都像见到了瘟神一样远远地躲起来。寝食难安的他,于是领上媳妇愧疚上门,当面给小粉匠赔礼道歉。

古稀之年的小粉匠查出身患绝症。一天,他把婆娘叫到病床前喃喃地说:“我做粉条的手艺你都知道,咱没有儿子继承,可手艺不能埋没了,就传给小谷吧,好让乡亲们多一门致富的门道。”婆娘眼含泪花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

草原冬日美

彭源 摄

收割时光

◇文/高亚丛

撕下2023年最后一页日历
收割了一年的时光
像农民们
收割田野里的小麦
挥舞着镰刀
一把一把地把丰收
割好堆放

然后
再一一捆起

这一年,春天
在心灵的高地
播下收获的种子
在乡愁的夏日耕耘

咀嚼青葱岁月的梦境中
蘸着泪墨
写意
碎片化的人生

收割一年的时光
握紧的手却没有抓住

老屋印象

◇文/简宏宇

老屋的柁、檩子、椽子都是松木的,这就是姥爷所说的“一窝纤”。大柁和二柁足有成人的一搂粗,檩子也有海碗口粗细,经年累月的烟熏潮暖,所有的房木都已变得黝黑,但没有一棵檩条或椽木变形。记得姥爷经常说,纤(松)木的最大特点是“宁折不弯”,这是否在暗示给我做人的哲理呢?

为了防雨,老屋每年春末夏初都要“抹房”,就是用黄土加麦圪(小麦脱粒后的麦壳)和好黄土泥在屋顶抹上寸把厚。这是一项体力活,每次抹房,都要集营子里十几名壮劳力,

从五更开始,热火朝天地干上大半天。为了犒劳出力的男人们,姥姥总是请来营子里几个干活麻利的妇女帮厨,蒸馒头,猪肉炖粉条,外加攒了一年的小烧,在当时艰苦的岁月,这无疑是一顿难得的饕餮大餐。

黄泥抹房可能是房屋最古老最简便的一种防雨方式,比它先进一点的就是草苫房,苦一次房能保证五年左右不漏雨,家乡的草苫房一般都是用苜蓿秸或麦秸,但刷秸子的过程现在看来显然比烧砖瓦要耗时费力,况且苫房的过程也不比抹房轻松,姥爷虽然一直渴望自己的

老屋有一天也能变成草苫房,但苦于家里没有劳力,直到姥姥和他相继离世,老屋的屋顶已是满坡枯黄的麦秸杆(抹房时的圪(麦壳)有麦秆,雨水好的年景屋顶便长出麦苗)在寒风中瑟瑟地摇曳。

老屋,不仅是我出生的温床,也是我成长的摇篮,从我三岁起,爸妈和姐妹们便搬进了老屋,由于对姥姥的依恋,我一直跟在姥姥身边,她把对隔壁的爱全部倾注在我身上。

老屋演绎了我们一家多少代人的悲欢离合,老屋,我生命中的永恒!